

春節文娛演唱材料

換屋

(小 說 劇)

湖北省婦女藝術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不法地主汪紹山，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机会，先是以封建迷信思想蒙騙翻身农民刘二娘，并装鬼恐吓二娘，梦想从二娘手里夺回她已經取得的胜利果实——土改时分得的五間石磚墙瓦屋。繼而行凶作恶，还要勾結不法富农汪紹忠，用繩子勒死党员李四季和积极分子刘凤英。通过李四季、刘凤英与汪紹山的斗争，揭露了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阴谋复辟的罪行。在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可算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

换 屋

(小 歌 剧)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編輯

范 寄 汶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圖332号》

武漢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 $\frac{1}{2}$ 印张·10,000

1957年12月第 1 版

1957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統一書号：T 10106·B0

定 价：(7) 0.07 元

812.3
H515

時間：1957年夏。

人物：

刘凤英——青年妇女，十八九岁。

刘二娘——凤英的母亲，50余岁。

李四季——凤英的未婚夫，20余岁。

汪紹山——不法地主，40余岁。

汪紹忠——不法富农，40余岁。

民兵三人。

〔幕启，刘二娘坐在堂屋里給凤英縫一件夏衣。〕

刘二娘：（唱）自从去年把社进，
好似枯柳又逢春，
丰衣足食渾身勁，
臉上吃的嫩笋形，
可怜凤英的爹沒福氣，
一病去世难回生！
丟下我母女撐門戶，
每到夜里冷清清，
这些时屋前屋后有鬼叫，
定有冤鬼来催魂。

真是越想越怕！唉，天又黑啦，怎么凤英还没回来呢？

(出門望天)啊喲，怪不得天黑的象鍋底样，快要下雨啦，快找簑衣箬笠給凤英送去。(進房內)

〔汪紹山抱糞兜上，怒目橫視。〕

汪紹山：哼，我造下这好的房子給她住，叫我死后裝进棺材里也不会閉眼。(望天)下雨了，就借躲雨为名，好进去談談換屋的事。(对刘二娘屋內喊)刘二娘，你燒了夜火吧？

〔刘二娘內应：“是哪个？”〕

汪紹山：是我呀，二娘！

〔刘二娘拿簑衣箬笠上。〕

刘二娘：原来是汪大叔呀，你到哪里做什么事呢？

汪紹山：只要人肯做，社里的生活多的很哩！队长分我的工，天天撿糞，可恨这老天下雨，我又沒帶雨伞，到你屋里躲会雨再說。

刘二娘：你来的不凑巧，我要送簑衣箬笠到畝上去。

汪紹山：哪畝上呢？

刘二娘：下垵畝上。

汪紹山：啊，凤英姑娘在畝薅草吧？多远的路哪用你送去！

刘二娘：唉，她爹去世了，我不送誰送呢？

汪紹山：未必你女婿四季家不曉得招呼她，要是雨大了泥又光路又滑，万一跌了跤，把骨头折断，哪怎么得了呢！

刘二娘：(思索)啊！……

汪紹山：走哇，在这里坐耽誤社里生产。

刘二娘：坐会，日子遙长不在一时忙，等雨住再走。(点灯)

汪紹山：不坐，要是凤英姑娘回来看見我，又說我来叫你換屋。

刘二娘：这不要紧，“愿剃头打湿脑，不愿剃头干的好”，你到底愿不愿换呢？

汪紹山：唉，我原是有罪之人，如今毛主席和群众对我宽大，才能进了社的大門，我也是社員啦，我們变成了一家人，还有什么愿不愿呢？

刘二娘：汪大叔到底是經過改造的人，比从前变和气了。

汪紹山：人心都是肉长的，社里对我这样好，我还敢三心二意嗎？唉，只可惜刘二爹，受了一輩子罪，剛剛过得几天好日子又沒命了。連我想起来都忍不住心酸哩！（用手擦眼，假哭）

刘二娘：（倒真的伤心落泪）汪大叔，要是凤英的爹还在人世，哪个又找你换屋呢！

汪紹山：我也是看到你母女可怜，才不管吃亏上当，誠心积一点阴德，就是你凤英姑娘的“癩痢头”难剃。

刘二娘：分明是你难說話，怎能怪人家是“癩痢头”难剃呢！我是五間石磚墙瓦屋，你是三間土墙茅屋，你怕我是瞎了眼睛吧！你叫我太吃亏了就不干。

汪紹山：二娘，换与不换在于你，“姜太公釣魚”，要“愿者上鈎”。

刘二娘：我不换你还敢强迫我换？

汪紹山：（假装要走）好吧，二娘，生意不成人情在。我硬是“老鼠鑽进风箱里，两头受气”。

刘二娘：哟！是誰給你气受呢？

汪紹山：唉！我屋里那个穷婆娘不愿换啦，还把我吼了一頓，我也忍不住劈臉打了她几个耳光。

刘二娘：哼，我偏不信，前天我到你家里說換屋的事，大嫗娘还笑嘻嘻的問我几时換得，怎么就变卦了？

汪紹山：二娘呀！（唱）

这婆娘为換屋求神卜卦，
她又去找地仙細查阴阳，
你的屋用罗盘定了方向，
都只为犯“五皇”定遭灾殃，
早換屋刘二爹也不致丧命，
我何苦不要命自惹禍殃！

刘二娘：是呀，常說：“犯了五皇人畜遭殃”。（唱）

听罢此言吃一惊，
背澆凉水心如冰，
难怪你的爹丧了命，
原来是犯了五皇星，
虽說現在不講迷信，
說福不灵說禍灵，
若是早知有此事，
住我的破茅屋該几安心！
既然大嫗不愿換，
我只好找四季向社里求情。

汪紹山：（唱）提起你女婿李四季，
他最討厌老皇历，
社里不但不同意，
还說你造謠有目的。

刘二娘：（唱）依你說有啥好主意？

汪紹山：（唱）二娘何苦多着急！

冤有头来债有主，
这屋里出鬼有来历：
我做屋时犯了太岁神，
前妻吊死又娶二房妻，
二房分娩又丧了命，
亡魂未度特来把命催。
如今三房抵死不敢住，
只有我还了亡债才能安居。

刘二娘：（唱）我家也算倒了霉，

住到这屋里被鬼欺，
自从凤英的爹去世后，
就出了这些怪东西，
猫头鹰在屋前屋后叫，
石头瓦片往屋上飞，
夜夜吓的不闭眼，
哪晓得还有这些来历！

汪紹山：哈哈！二娘，你莫把我的话信以为真，现在青年人都不讲迷信，你怕什么呢？

刘二娘：怕什么，我去盖一座新屋！

汪紹山：二娘，你老人家也莫胡思乱想了，这大忙天，誰有工夫給你盖新屋呢？

〔刘二娘思索，不語。〕

汪紹山：二娘，我看你主意也该打定啦，我只有两句话：要不怕就在这里忍耐点住下；要说实在害怕，好事也是人

傲的，我就和你換一下。

刘二娘：你搬来就不怕嗎？

汪紹山：我屋里人多，常言“人多勢众，鬼也不敢碰”。

刘二娘：不是大嬸不肯嗎？

汪紹山：事情就是要赶急办，昨天我和她为換屋的事吵了一架，她气不过往娘家去了。等她回来，屋換了，她有什么法子呢？

刘二娘：說实話！我就閉着眼吃点亏也不要紧，我們是一間調一間，下余两間我卖給你怎样？

汪紹山：好倒好，就是沒得現錢給你。

刘二娘：那怎么办呢？

汪紹山：这样吧，你老人家賒給我好不好？

刘二娘：賒？……賒到什么时候交錢呢？

汪紹山：要……要……

刘二娘：要到秋后才有錢吧？

汪紹山：我想要五年交清。

刘二娘：鬼話，我等不得。

汪紹山：二娘，你沒有想到这个好处，你当存款，我当貸款，叫你年年有利，月月有息。常說“人不死債不烂”，未必我还騙你的錢。

刘二娘：我总有点不相信。

汪紹山：这样吧，橫直是我祖先的遺產，我拚着多流点汗，搞点副业生产，哪里賺不到几个錢！秋后把你一次，腊月全部付清。男人口將軍箭，先說断后就不乱。現在請你說一个价錢。

刘二娘：这事我还作不了主，等我凤英回来商量下，她說怎么好就是怎么好。

汪紹山：二娘，你真瞧自己不起，常說：“女儿是娘的罗裙带，要紧就紧，要松就松。”只要你应了嘴还怕她不肯？

刘二娘：你没听说，儿女大了爹娘难作主。换屋不但要凤英同意，我还要经过社里干部哩。

汪紹山：（装笑）你老人家真是個穿釘鞋拄拐棍走路的人，太把穩了点。换屋是私人事，只要双方面議好就行得，何必又去麻煩公家呢！

刘二娘：話也不是这样說，前天你不是和我說了嗎，要是屋換了，我和下境共的白磨你也有股份，他們就不肯哩。

汪紹山：哼，这个理字他們說不过，未必叫我光吃谷不吃米！好吧，我看还是乘热打鉄，說搬明天就搬，要是我婆娘回来就換不成了。

〔幕后声：“凤英，你吃过飯快点来开会哟！”〕

刘二娘：凤英还没回，回来了我要她馬上就来。

汪紹山：（吃惊）啊，只顧說話，哪曉得雨住了，快回去。啊，二娘，你算是应了嘴吧？

刘二娘：我？……（犹豫不定）

汪紹山：哈哈……总是应了嘴！（走了几步又轉身）我还要和你說句要紧的話，要是凤英問你，你光說換屋，別的閑話千万莫提。（临走时神色仓惶，草帽掉在桌上）

刘二娘：我曉得，你走哇！

汪紹山：二娘，千万記住我的話。

〔汪紹山拘糞兜出門，刘二娘进厨房。〕

汪紹山：呸，要不是为着換屋，誰来伴着灵牌和鬼說話呢！

哼，只要逃脫东坑那些放在我身上的嘴、照在我身上的眼就好了。

刘凤英：（上）媽，燒夜飯了吧？

刘二娘：還沒燒，你身上的衣服只怕淋湿了？

刘凤英：盼你的簑衣箬笠硬是盼长了頸！

刘二娘：哎喲，該死的老东西，平空打我的岔，要不早送去了。

刘凤英：是哪个老东西来打岔的？

刘二娘：东坑汪紹山，他說四季曉得招呼你。

刘凤英：听他的話！这时候人家都嫌簑衣箬笠少了。汪紹山到我屋来做什么呢？

刘二娘：过路躲雨。（关門）

刘凤英：又是換屋的話吧？

刘二娘：嗯。

刘凤英：媽你答应了他沒有呢？

刘二娘：我答应了，你看合适不合适？

刘凤英：我老早不是說了嗎，他換屋是在做梦。

刘二娘：不愿換，你一个人就在这里住，我是要搬走的，免得夜里活割肉。

刘凤英：媽，你想想：我們沾毛主席的光，分了地主的屋住，現在又亲手送还地主，这能行嗎？

刘二娘：唉，你娘是薄耳朵，带不稳金耳环。往后叫鬼打死了真划不来。

刘凤英：你看見鬼沒有？

刘二娘：沒看見鬼？你夜夜开会，总是开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屋里真是活割肉，又是鬼叫，又是石头瓦片往屋上丢的象过龙样；再說，这屋里有吊死鬼，还有房里鬼。

刘凤英：誰說的有这許多鬼呢？

刘二娘：是……是我亲眼見的事嘛！

刘凤英：哪个屋里不死人，哪个屋里不生人，人死如灯熄，怕什么呢！

刘二娘：我的少奶奶，你莫和我硬嘴呀！我不想朝中招駙馬，只想冤家离眼前。我現在吓够了，情愿到別处去住个破茅棚。

刘凤英：媽，你要是一个人怕，我不到人家去了，情愿伴你一生。

刘二娘：傻丫头，說些傻話，留你在家当老女？

刘凤英：我是說四季弟兄四五个，他愿意到我家来住，也来伴着媽不好嗎？

刘二娘：啊！你們商量好了嗎？为什么老瞞着娘！

刘凤英：是的，是的。只要你听毛主席的話，我們情愿伴着你。

刘二娘：你說媽有哪些地方不听毛主席的話呢？

刘凤英：汪紹山是地主，过慣了剝削人的日子，哪有狗子不吃屎的呢。

刘二娘：是呀，用茅屋換瓦屋，还要我們去求他，尽占便宜。

刘凤英：不光是占便宜，我們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他却要夺回去，梦想变天。

刘二娘：他敢？未必入了社还敢破坏？他不怕犯法嗎？再說，
他劳动改造还好，也沒說过什么坏話呀！

刘凤英：那是哪里来的鬼呢？

刘二娘：（半信半疑）你們年輕伢总不信老天。

刘凤英：好吧，你說有鬼，我們今天就帮你捉个鬼。

刘二娘：你有这么大的本领？

刘凤英：我去燒水洗脚，你等着看吧！（进厨房）

刘二娘：要热水鍋里有。唉！

〔汪紹山偷偷上，听屋內动静。〕

刘二娘：（唱）这屋里住了六年整，

前是河后靠山方便万分，

倘若是屋換了我真难舍，

要住下我又怕再出事情。

凤英伢勤劳动嘅上嘅下，

泥里拖水里浸日晒雨淋，

女儿是娘身上心肝肉，

她說的句句話惹娘心疼。

汪紹山：（拍門輕喊）二娘，二娘！

刘二娘：哪个？

汪紹山：我是紹山。

〔刘凤英聞声急出。〕

刘二娘：你有事嗎？

汪紹山：凤英姑娘在家嗎？

〔刘凤英对二娘做手势，示意自己走了。〕

刘二娘：她多时到社里开会去了。

汪紹山：二娘，我的草帽忘記帶走，我還要拿草帽。

〔刘凤英忙撿起草帽一看，发现草帽里面有密信，忙把草帽撿起，对二娘耳語。

刘二娘：你的草帽明明戴回去了，哪里在我家？

汪紹山：那还有句話和你當面談談。

〔刘凤英对二娘示意，給汪紹山開門。刘凤英进厨房內，二娘開門，汪紹山进屋內，目光四处搜尋。

刘二娘：这大的一頂草帽还看不到，明明是你戴回去了嘛！

汪紹山：二娘，換屋的事，凤英姑娘同意了嗎？

刘二娘：唉，这份的脾气就和她爹一样倔强，“巷子里扛竹杆，直来直去”，我是說不轉的。

汪紹山：他爹呀，真是个好人！哎哟哟，我的头痛，痛死了！

〔轉了两下白眼，立刻仰臥在椅子上，裝做鬼魂附身的样子。口里故意吹气，桌上灯被吹熄）

刘二娘：哎哟，吓死人了，連洋火也摸不着，……唉，真把人吓昏了，洋火在厨房里。（进厨房拿洋火出，把灯点亮）你你你，汪太叔，到底怎么样了？

汪紹山：（唱仙腔）

吾魂乃是凤英的爹，
今日回家看亲人，
女儿不听娘教訓，
赶快将她嫁出門。

刘二娘：嫁出女儿，我一个婆婆怎么能守这栋屋呢？

汪紹山：（唱仙腔）

房屋还給汪家去，

免犯“五皇”禍臨門。

刘二娘：你在世常說：“這是我們窮人的血汗，共產黨領
們鬥爭來的勝利果實，死也要保住它。”怎麼今天又
心，要還給汪家呢？

汪紹山：（唱仙腔）

共產黨政策你莫信，
統購統銷坑死人，
倉里總沒餘糧剩，
吃油買布緊的很。

刘二娘：你，你，你……生前是窮人的骨頭，怎麼死後就
出了地主的舌頭？你說，土改後哪一餐餓過你，哪
凍過你？是誰說統購統銷坑死人？只有不死心的地主
嫌倉里餘糧少，油不夠吃，布不夠穿。

汪紹山：（唱仙腔）

我是好意并非歹，
你們莫要胡亂猜，
今夏若不退出社，
死後骨頭無處埋。

刘二娘：你臨死時對我說：“我死後骨頭渣子都要埋到合作社
里。”你說的对，我們刘家旁的沒有祖墳，是社里給你買
的棺材，找的墳地。現在又要我母女退社，你還有良心
嗎？

汪紹山：（唱仙腔）

你若不信亡夫的話，

刘二娘：我偏不信你是鳳英的爹！

紹山：（吃驚，馬上鎮定，唱）

今夜定有鬼上門。

二娘：你是我的親丈夫呀，你怎麼來吓我們？

紹山：（一時難答，露出窘態，唱仙腔）

只因我是陰間鬼，

人間禍福也知情，

夫妻恩情不能忘，

特來好心勸你們。

二娘：你要真是鳳英的爹，我來問你，你女兒是哪年哪月生的？

紹山：（答不出來，故意跌倒在地，裝做醒來）哎呀，我這是在哪里呀？（裝出驚慌失措的樣子）

二娘：你，你醒過來了？

紹山：我這是怎麼啦？我這是怎麼啦？（裝做回想）啊，我好象做夢一樣，碰上我原來的吊死鬼老婆了，別的什麼都不曉得。哎喲，二娘受驚了，呀，我得回去！（急下）

二娘：（驚慌不定）他真的碰到鬼了？

〔劉鳳英上，到二娘身旁。〕

劉鳳英：媽，這回該明白了吧？

二娘：我還不明白。（房頂上扔石頭的聲音，二娘吃驚）啊，又來了，又來了。

劉鳳英：什麼？

二娘：房頂上又有石頭响。

〔劉鳳英細听，屋后有貓頭鷹叫。〕

二娘：你听，天天就是这么个聲音。鳳英，這該不是媽說

謊吧？快到屋里去。

〔汪紹山裝鬼叫，拍門。鳳英忍不住，從廚房取出一口刀來，正要開門，二娘慌忙拦住。〕

刘二娘：你这伢，你吃了熊心豹胆啦？

刘凤英：媽，你放心！

〔屋后四季喊声：“抓住，抓住，莫放跑啦！”〕

〔汪紹山聞声轉身逃去。鳳英持刀出，二娘紧跟，看到民兵追过。鳳英也跟着民兵追下。〕

刘二娘：鳳英，去不得，去不得！

〔汪紹山慌張地跑上。〕

汪紹山：（对二娘）有鬼，快进去鎖上門。（忙進門，把二娘关在門外，藏入房內）

〔四季、鳳英帶民兵押汪紹忠上。〕

刘二娘：四季，怎么汪紹忠也是个坏蛋！（指屋里，以目示意）

李四季：二娘，我去把住后門，叫汪紹忠自己說吧！（急下）

汪紹忠：饒命呀，饒命！这都是汪紹山叫我干的。

刘凤英：（向屋內喊）汪紹山，还不快快出来！（推門）

〔后門响，四季的喊声：“站住！”汪紹山被四季逼上。〕

李四季：汪紹山，你还不低头認罪嗎？

汪紹山：我不知身犯何罪。

刘凤英：哼，好嘴硬！（唱）

你挂个假招牌天天檢糞，
暗地里到各队制造糾紛。

汪紹山：（唱）凤姑娘說話要守本分，
你莫把好人当作坏人，

我檢糞总是到处奔，

从来不进人家的門。

刘凤英：（唱）不怕你的嘴巴硬，

我有事实作証明，

你昨天到三队去檢糞，

在陈家做了些么事情？

汪紹山：（唱）我口渴討碗茶水飲，

陈大奶可以作証明。

刘二娘：（唱）难怪陈大奶把我問：

“几时才分到公积金？”

你說社里要散伙，

唆使她去找队长拚。

汪紹山：（唱）我沒有說过这些話，

你母女莫要出口伤人。

李四季：汪紹忠，把你的問題交代清楚。

汪紹忠：是，是，是！汪紹山的大儿子托人給他带来一封密信，說城里正在鬧事，有些学生也不念書了，要取消共产党。还叫汪紹山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汪紹山給我看
了信，約定乘天黑下雨，別人都不會出門，要我帮他先
勒死党员李四季，后勒死仇人刘凤英。他說事成后找到
他的儿子，会有大事情做，要不就先勒死我！

刘凤英：媽！你进屋里把汪紹山的草帽拿出来。

〔二娘进屋拿草帽出，凤英从草帽頂里取出汪的密信。

刘凤英：瞧！（唱）

你大儿子从城里来的密信，